

旅游记闻(不完整版)

田渊栋

楔子

终于回来了。

回家了，坐在电脑面前，过去的五个月，恍如梦一般。

真怕自己会忘记；但是我知道，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经历。

这将不会是一切的结束，而是一切的开始。

第一章 Chicago

我们从 Purdue 所在的小镇 Lafayette 出发，开始我们为期 21 天的先东部后西部的环美游，时间是 12 月 21 日上午。



第一站是 Chicago。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的大城市（我们曾在 8 月初来的时候因转机到过 Los Angeles，出过机场，去过著名的 Santa Monica 海滩，但毕竟没有去过市中心）。下了火车，出了车站，乘上 151 路公交，沿着最繁华的 Michigan Ave 走，Chicago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楼高。并不是说市中心有一两座高楼，而是到处是高楼，而且均用钢建成，长方体结构，整齐划一（或者也可以说单调没有多样性）。

我们的 Hotel 位于 Michigan Ave 上，是三星级的。美国的 Hotel 一般都相当不错，有暖气，有独立卫生间，有电视，床相当大，睡起来舒服，随便翻身都不会掉下去。看起来似乎我们在美国享清福来着，其实一切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平均下来，一个人一个晚上会花掉 20 到 30 美元，贵啊。

顺便说一下，美国的 Hotel 一般会有 Adult Desire 频道可以看，只是要收费，一部电影十几\$，哼哼。

Chicago 著名的景点有 John Hancock 大楼，CS Tower，还有一个海军基地，一个艺术馆，20 世纪一场城市大火烧剩下的唯一一所教堂。



由于只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只有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在 Chicago 共走了一个下午加晚上，一路上实在是冷得慌外加腿酸，唉，有车就好了！不过也碰到比我们还要惨的人。我们在快餐店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黑人走过来向我们要 60 美分，他有一张 Coupon，再差这一点就可以吃上一顿饱饭。看他衣衫破旧，我们给了他，总归天下穷人是一家么。



这些景点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John Hancock 大楼了。由于 Hancock 拼写非常接近 Hen+cock，就是母鸡+公鸡，就被戏称为“约翰公鸡母鸡楼”。John Hancock 有 95 层高，最上一层是瞭望台，可以看到 Chicago 的全景。夜晚去看，非常不错，整个城市灯火通明，那种感觉照相机是拍不下来的，因为视角太小。



可别以为上一次瞭望台是免费的。每人要收\$8.50，外加 10%的税，一共\$9.35。上去之前有人负责给我们拍照，当时高高兴兴照了，以为下来能拿到；结果下到底楼之后，被告知要到瞭望台去拿。上了楼，左拐右拐到了前台看到照片是我们四个身后附着 Chicago 的夜景，确实不错，一问却是要花钱来买，十几\$一张。再见。

这样便上了两次 95 层楼，再加上第一次不知瞭望台要收费，乘上了另一部电梯，上到 94 层高档餐馆，找不到拍照的地方，无功而返。共上了三次，号称“三上公鸡母鸡楼”。

我们曾在 94 层费尽心机找有无可供拍外景的窗口，甚至跑到厕所，也没有任何斩获；而那些餐馆里的食客倒是轻松的很，在他们的左手边或右手边，就有巨大的落地窗。

呵呵，美国人真是算得精细啊。

第二天早上，我们乘 United Airlines 的飞机，从 Chicago 飞至 Washington，正式开始我们的东部之旅。

第二章 东部之旅

第一节 Washington

说是飞到 Washington，其实是先飞到 Maryland 州的 Baltimore，再乘火车过去。Baltimore 据传是美国的“犯罪之都”，几项暴力犯罪的统计数字，如谋杀、抢劫、强奸等的每年发生数字，都居美国城市的 Top10 之列。当时我们在飞机上都是比较担心的，每人的钱包里都起码装有 20 块钱，因为据传 20 块钱足够一个人吸一次毒，若被抢到也就足以保命了。



结果在 Baltimore 没有任何状况发生；而我们所乘坐的飞机，倒是让吓出一身冷汗。不知是何原因，它在第一次降落到一半时突然拉起，第二次降落方才成功。其间失重、超重的感觉尤其明显，算是没到 Disney，先坐了一回过山车。

到了 Baltimore，我们再乘为时 25 分钟的火车，来到了 Washington。美国的火车与中国的火车有比较大的不同。中国的火车，每两排座位面对面，之间有桌子以供打牌聊天磕瓜子之用；美国火车，其座位却是清一色向前。坐中国的火车车厢里，四面八方的声音传来，非常热闹；而美国的火车里不会有任何的声音，每个人都是一个姿式，听 CD 的听 CD，看片的看片，睡觉的睡觉，一小时之前是什么样子，一小时之后还是什么样子。

Washington，众所周知，是美国的首都；但是这个首都比不上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型城市

繁华，而更像是一个小镇。

我们从火车上下来，出了车站（不知为何，美国的火车站都叫 Union Station，也许是借 United 之意），一路走，中途穿过黑人区，连走了 20 个 Block，方才走到 Hotel。一进房间，四个人全都瘫倒——早知这样，应该叫 Cab（美国的出租车）或者乘地铁才对。我这个负责导游的工作没做好，让群众们受苦了，唉。

不过这么一走，对黑人区有了一些认识。在黑人区，明显可以感觉到街道变脏，沿途的房屋都比较矮，木制结构，有些破败，门前与院子里的杂草无人修剪。当时天色渐渐变暗，一行四人拉着行李，急急赶路。看看迟迟不能穿出黑人区，心中大是惶急；又想自己的 Hotel，便要树立在这黑人区之中，晚上睡觉，不知又会生出什么事端，更是七上八下，脚步就越来越快。终于在过了一个红绿灯之后，眼前一亮，高楼林立（不过没有 Chicago 的高），灯火通明，一问，原来是市中心到了，心才放了下来。

这里顺便提一下 Washington 的道路。从地图上看就可以知道，Washington 是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路都是横平竖直，东西向的路用字母标志，从南向北依次为 A、B、C、D...；南北向的路用数字标识，从东向西依次为 First、2、3、4.....，我们的旅馆就座落在 K 与 14 的交叉口上（而 Union Station 则在 E1 之上，实在是距离差得很远）。另外有些路是斜向的，这些路有名字，比如 Pennsylvania，等等。这样一来，整个 Washington 都坐标化了，即使是第一次来的人，也不会迷路；然而与此同时，也让人感到这座城市是由人工建成的，城市本身没有历史，仅仅是一个起行政作用的首都而已。

到达旅馆的当天晚上，我们卸完行李之后又一次出发，想去看看著名的 White House。依照地图走了几个 Block，看到一座相当高大的独占一个 Block 的建筑。我们从其侧面转到门前，看到其半圆形突出的建筑布局，像是白宫，四人就抄起相机狂拍一阵。其间还看到有人从里面出来，不禁指指点点，思量今天是否运气好碰到布什或鲍威尔了。只是纳闷，为什么白宫门前没有草坪，门口右侧盖了个临时房屋，怎么美国人那么小家子气？



第二天白天故地重游，发现昨天拍的不是白宫，是财政部后门。

四人大笑一阵之后再次寻找，总算找到了真正的白宫。



白宫周围果然有一圈草地，草地外是半圆形的围栏。白天来看，白宫的的确确比一般的建筑要白，整个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简洁，干净，没有很多装饰，与周围草地的绿色相映，似乎有一种不在 Washington 之中，而独立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这样的感觉。

白宫其实是允许参观的，但是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只好作罢。沿着围栏一直走，到半圆的弧顶，我们抄起家伙再一阵狂拍，算是补偿昨晚的损失。弧顶那里有几个警察看着走过的行人，包括我们，这让我们拍照时不太自在，好像是被人监视一样。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在我看来，我们拍照的位置，是拿火箭筒之类的武器袭击白宫的最佳位置了。

这里提一下 Washington 的防务情况。911 之后，美国加强了戒备，Washington 自然首当其冲。经常能看到有两三架直升机在天空中巡逻，地面上也经常能听到警车的声音，让人感到一丝不安全感。美国，毕竟是输不起。



白宫对面就是阵亡将士纪念碑，但那时正在整修，无法进入，只能远望。纪念碑就是四方形柱子，顶呈锥形，没有任何的雕刻，简单得有些可怕。

有几个博物馆位于 Washington，我们去了两个，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美国历史只有 200 多年，按编年来写历史，一会儿就写完了；所以，历史博物馆是按主题来分类的：美国历任的总统、美国工业革命、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美国的黑人、信息革命，等等。这样分类，容易让人抓住历史长河中的重点；当然缺点是对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同主题间事件的穿插没有明确的认识。

美国人看待历史的眼光似乎与中国人有些两样。在历任总统的主题之中，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总统是最光彩但又最累人的职业。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对历任总统的正面描述与讽刺画，而看不到对每位总统的概括性评论，就算在之后我们去的 Lincoln 纪念堂、Thomas Jefferson（记得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纪念堂和 Roosevelt 纪念馆里，也没有这样的总结性的文字说明这几个人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只有将他们说过的话雕刻在墙壁与天花板上。









战争主题最能表现美国人的历史观。我们曾在那里看到一个讲解员，坐在馆厅的一边，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独立战争的故事：他讲 George Washington 当时率领的军队，讲子弹当时是前膛装弹，讲火药如何塞入膛枪之中，讲当时没有来复线，讲火枪队如何列阵，如何第一排发射，第二排装弹以弥补射速的不足，讲当时的军靴没有左脚右脚之分，为的是加工方便，等等；边讲还边拿出实物（也许是复制品）来比划，其讲解的热情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然而从头到尾，他没有讲过这场战争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在整个战争主题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面倒的评论和总结，相反却经常看到相互矛盾的观点。对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有一段无奈的描述：“由于印地安人和白人的关系相处得不好，有些摩擦与冲突，

当时的政府便决定将印地安人搬至别处，与白人分开居住。这可能并不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当时就是这么做的”(原文大意如此)对比我遇到的美国人，把印地安人当成是自己的祖先，有印地安的血统是他们的自豪与荣耀，我不禁迷惑美国人的态度。对于越战，则干脆写道：战争的性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定论。呵呵，作为美国人，该有什么样的信念才好呢？不过，也许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吧。尽管如此，对于士兵的英勇和对于民众援战打后勤的歌颂，对于战争的残酷，博物馆却不遗余力地表达出了。当时的宣传片和当时战争主题的动画片，都一一陈列在馆内。

历史馆内还有一个值得观看的主题，那就是信息革命的主题。







Silicon wafer, 1970. Many individual integrated circuits, or "chips," are produced on a single slice of the bou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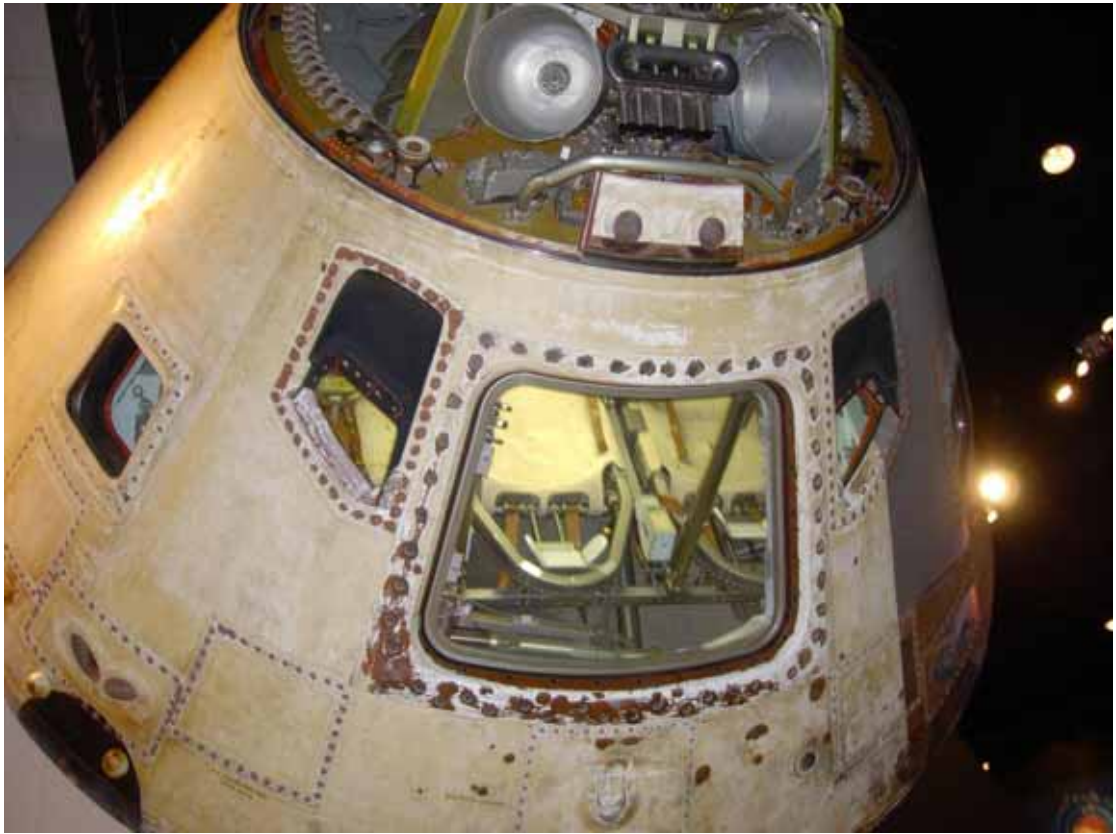
Gift of Texas Instruments



里面有着许多以前仅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東西：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电话交换机，二战时各国使用的密码机，ENIAC（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真不知道是不是原物），还有最早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器等等。不得不叹服，美国佬果然有钱！



叹服之后，再去看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就不那么吃惊了，虽然美国人还是搬来了甚至是苏联人的航天器。博物馆里面有几乎一切的与航空航天相关的知识、历史与实物的展示，天文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莱特兄弟、一战、二战，太空竞赛；热气球、各种飞机（螺旋桨的和喷气的）、各种航天器、火箭、发动机引擎，甚至看到纳粹的1:1的飞机模型。底楼还有 Lockheed Martin 公司赞助的飞行体验电影院，记得是\$18 一张票，呵呵。



(以后碰到博物馆我就略写了，每一家博物馆里面的东西，都够写一万字，尤其是之后在 New York 看到的大都市博物馆，里面号称有百万件展品，我们从开馆进去，天黑出来，还只看了些皮毛。光介绍这个博物馆就够写一本书。)

好了，终于可以继续我们的旅程了。顺带说一句，上面两个博物馆都是免费的，随便去，对比国内，我真的没有话说。不过门口有安检，有点麻烦；但是比起之后我们遇到的安检就不算什么了。



第二天我们去国会山和最高法院。这下大家学乖，乘上地铁，转眼就到。国会山并没有

想象中的那样宏伟壮观，感觉上并不大；相对白宫而言，它更好地和周围的景色融合在了一起。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圣诞夜傍晚，国会山的正门前（呵呵，这个不是假冒的了）立了一棵圣诞树，随着夜色的降临，红色的晚霞照在国会山圆顶之上，配以发光的圣诞树，实在漂亮，令人难忘，于是 MemoryStick 自然难逃被填满的命运。



最高法院在国会山的背后，门面实在是小了一点，和隔壁的 Jefferson 纪念堂差不多大，应该算是希腊式的建筑，正门前一排立柱。我们到达时正是晚上八点，月亮升起，与最高法院同时拍在照片上，再加上一旁的树，让整幅画面有精灵般的优雅。难以想象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人太少，太安静了吧。



回来的路上，看到必经之路的路口竖起“Senate Staff Only”的牌子，只好绕道走向地铁口，多走了二十分钟。途中看到一句标语贴在路牌后面，是“Bush caused 911”，唉，布什都已经连任了，再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呢？



虽然美国的总统是直选的，表面上是全体美国人的心声；但是实话说，美国人对到底选

哪个总统还是糊涂的。我曾经问一个美国人为什么选布什，他说其它的什么也不看，只是因为 Bush 禁止 Abortion（流产），而 Kerry 允许 Abortion。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贵，所以不同意流产合法。另一个说家里都选 Bush，当然就跟着了（当然也有美国家庭里各个成员各自投不同的选票的，而且是大多数）。还有一个说 Bush 更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坚持一贯的方针；而 Kerry 只是个政客，因为 Kerry “keep changing his mind”。呵呵，换成是中国人，断然不至于那么想。相对于中国人而言，美国人实在是比较单纯的。

一觉醒来，已经是圣诞节了。可是不能睡懒觉，因为要赶路，下一站，Philadelphia（费城）。



第二节 Philadelphia

走出 Washington 的旅馆到地铁口的那一段路，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美国的圣诞节早晨：地上都是杂物，无人打扫；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就连快餐店的招牌也都是暗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甚至汽车也没有几辆，红绿灯几乎是虚设了。一句话，简直是一座死城。须知这是 Washington 的市中心，由此更可以想象其它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一切的景象都让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怀疑圣诞节是否还有地铁在运营。

三四个 Block 过后，来到地铁口。地下列车的声音总算让我们松了口气，不过自动扶梯早已停下，不肯为我们服务了。美国的地铁一般都有比较长的历史，少的也有五十年了，所以内部一般都比较老旧，也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往往是脑中刚充满着都市的五彩多姿，一下地铁，景色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乞讨的人经常龟缩在地铁站的一角，向我们投来恳求的目光。地铁站也是我们发现盗版 DVD 的地方所在，\$5 一张，有许多人驻足观看，有些人买（摆摊的好像是中国人，实在惭愧）。不过这半年来，一直没有发现盗版软件，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言归正传，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 Philadelphia。这是一个可以用步行游遍的城市，非常小；但是这个城市却是美国的历史和精神的源头。

我们一下汽车，就上了一当。吸取上次的教训，我们一出车站就叫了辆 Cab(出租车)，让他送我们去订好的 Hotel。司机看了地址，说很近，四人一共\$10 就够了。我们也觉得便宜，就上了车。结果司机没开计价器，收了\$10 走人；后来问了问，才知道其实只要 7 块钱，那三块就算做小费了。唉，美国人也是一个样，该斩的还是要斩。



Hotel 坐落在河边，不远处就是 Benjamin Franklin 大桥。此地较 Washington 我们所订的旅店要荒凉得多。四处望去，都是高架和公路，人行道上无一人行走。这让我们住宿、出行都比较提心吊胆。



在 Philadelphia，三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Independent Mall、Constitution Center 和 Chinatown。Independent Mall 是独立战争的纪念馆，内有 Freedom Bell、George Washington 塑像，及独立宣言的签署地。不知为何，这里的安检非常之严格，我们在外面排了足足有二十分钟的队才能进入。对面的大楼顶上似乎都有监视器，镜头对着我们；纪念馆内也有无数的警卫守着。汗啊.....也许这里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又正值圣诞期间，FBI 得到情报有恐怖组织要袭击吧。Freedom Bell 和 George Washington 的塑像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但在独立宣言签署的屋内，那位讲解员和她的讲演内容却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她是作为一个志愿者而为我们服务的，然而讲演的水平却并没有因此打什么折扣，每句话之中，都似乎透着对自己祖国的自豪。





从她的讲演中，我感到美国人对于“独立”的理解，与中国人的不同，而更像有子女脱离父母而独自生活的含义；独立战争，则像是美国——这个当时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想要脱离父母——英国，尤其是国王的管束而自我发展，只是一场家庭战争。这就是为什么英美一直有很好的关系，虽然吵吵闹闹，但是从不翻脸。若是照中国人的想法，殖民地独立，那

便是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应该和宗主国一刀两断才是。

另一个令我大为惊奇的是：George Washington 是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军队都听他的指挥；但是待到独立战争结束，他居然能交出兵权还给联盟，自己退休。这对于身为中国人的我来说，绝对不可想象。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屡试不爽的定律，为什么在这里失效了？

宪法制订之后，有人问 George Washington，新政权是共和的还是专制的，意味深长的是，Washington 回答：“It’s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200 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做得不错。

更让我有深刻印象的是 Constitution Center，这个以“ We the People ”为口号的全面介绍美国宪法的展览中心，虽然要收 7 块钱的门票，但是我认为这里，是真正了解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地方。



“ We the People ”,是美国宪法的头三个字,全句开头为“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Constitution Center 全馆呈圆形，中央有一个圆形的讲演台，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专人进行演讲，同时播放 360 度电影。二十分钟的演讲，配以背景电影中的历史镜头，宪法起草时的争论和精华文字，介绍美国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精神宗旨，气势十分宏伟。

四周的环形区域则满布电脑，触摸屏的和一般鼠标式的，还有大型的显示屏播放宪法问答。有的电脑中有关于宪法的内容，可供查阅；有的则内置程序演示三权分立的运作过程。整个展馆没有任何历史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阐明宪法的精神，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府，其职能和相互制约关系，而不是用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炫耀历史。

我特别注意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美国人对待宪法还是非常严肃的。注意到 200 多年以来，总统换了 43 个了，美国宪法还是只有一部，余下的全都是修正案，宁愿到处打补丁，也不愿推倒重来。常听说美国人什么都可以开玩笑，然而到这里来参观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脸色都不轻松，认真地看，认真地听。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之中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这句话。这句话，经常是被人垢病的完美化口号，并且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宪法虚伪性的证明。只是美国人当然没有那么笨，对于这句话的阐释，他们也看得到它的虚幻，知道从宪法写就之日起至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但是，美国人以在这 200 多年以来，妇女，黑人逐渐得到应有的权利，人与人之间逐渐得以平等为骄傲。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虽不能说是完美，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在漫漫时间长河之中，能够逐步完善，而不被某些人所篡夺成为个人的工具。

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布什那样的人当总统，美国还是井井有条。泱泱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两千年的封建文明，然而在政治体制上，就像一个无穷的 for loop，王朝兴起，十死七八，王朝稳定，人口高涨，王朝腐化，百姓受苦，王朝灭亡，继续死人，逃不出一又一一次的循环，若不是列强轰开国门，国人开眼看世界，break 出去，恐怕再过一千年，还是如此。也许中国人太聪明，政治经验太丰富；美国人比较笨，容易守规则吧。

在 Philadelphia，我第一次看到了 Chinatown。



Chinatown 确实有中国特色，就像传统的小吃街一样，门面紧凑，路面比较脏，价钱经济实惠。我们进了一家饭馆，花了\$3.5，就可以吃到三菜一汤；对比动辄上 5 块 6 块又不好吃的 McDonald，实在是天堂美食（在吃的方面，美国人再过一万年也追不上中国人）。招待我们的是两个广州师傅，看到来的是中国人，非常客气。果然还是中国人好啊。后来到西部去旅游的时候，碰到一个在纽约大学读 PhD 的交大学生，问起在美日常开销，她说奖学金每月有\$2000，因为是在大城市，对比\$1000 出头一点的 Purdue 奖学金要高；但是吃饭等开销都在 Chinatown，若是在那里吃饭，一个月\$200 多，若是自己买菜做饭，一个月只\$100

多，反而比在小城市里面便宜。这样一个月就能省下不少钱了，申请的人可以考虑一下。

说了那么多，似乎 Philadelphia 还不错；然而我们在地铁站里曾经碰到一件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有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向我们要钱乘地铁。我们看他的穿着还可以，不像是几十美分也出不起的穷人，就没理他。结果在我们自顾自走过几步之后，这人冲了过来，指着我们乱骂。这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英语骂人，实在是听不懂，不过“F*ck”非常之多，每句话里都有。当时那个寒啊……真是怕会有一群人突然之间冲出来抢钱，若是这样可惨了。我们边看着他边退，退到地铁检票口，那人隔了几米，骂了一阵就走了。过不多久，他居然又回来，连连向我们道歉，口气软下来，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实在莫名其妙，头也不回，匆匆忙忙过了检票口，下了地铁，还是心有余悸。后来想想，大概那个人确实缺钱，急得实在不行了，所以才失去理智的吧。在异国他乡碰到这种事情，实在是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字，慌。

12月27日，呆了两天之后，我们再一次乘上长途汽车，离开 Philadelphia，去东部最著名的，也是我们计划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New York。



第三节 New York

Washington 和 Philadelphia 及之后我们要去的 Boston，其实都只算是中型城市；而 New York，才是真正的大城市。当我们再一次从车站（40th Street, 8th Ave，事后查地图发现差不多是 New York 的市中心）钻出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 New York 的大街，给我的感觉是，乱。头顶上广告牌横七竖八，街道上车辆拥挤，人行道上人多，声音嘈杂。这让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上海了。看起来即使乘 Cab 也不是很快很有效的方式，大家立即转头再钻下去，乘地铁。



New York 的地铁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其线路错综复杂同时也四通八达,算是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最让人晕头转向,但也最为便捷的交通网络了。在 New York 可以没有车(实际上在这里用车绝对是赔本的买卖,据 Los Angeles 的导游讲,在 New York 停一次车,一小时 \$30),可以不乘公交,地铁可以包办一切。一般地下都有四层,一层走道,一层地铁,再一层走道,再一层地铁。不排除某些地方有六层的可能,只是我们换乘时上上下下,头都晕了,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同一入口的地铁不是通常的一条线路两边反向开,而是两三条不同线路分居两边同向开,所以开始时我们有下错入口的情况发生。而各自的方向,每个入口都会标明,一般标的是 Downtown (向南)和 Uptown (向北)。线路分 1,2,3,4...和 A,B,C,D...配以颜色,用来加强可区分性,如红色只有 1,2,3,9,而绿色是 4,5,6;蓝色只有 A,C,E,橙色则有 B,D,F,V。有些线分为方块和圆圈,比如紫 7 线有方块紫 7 和圆圈紫 7,因为这条线是东西向的,标不出 downtown 和 uptown,所以用形状来区分。地铁总体来说是 24 小时开放的,但是有些站,有些线部分时间不停或停开,所以又有 Part-Time 和 Full-Time 之分,还好我们的出行时间段都是 Part-Time 的子集(谁都不想深夜人静的时候出去),否则头还要大。





地铁虽然复杂，但是值得研究，不然的话坐过站或者坐不停的快车，坐到 145 街黑人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是身家性命的问题。还好我们一次也没有出错，所以也不知道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算是极大的遗憾。

如果说 New York 的地铁是一次性让人头大的话，那么 New York 的住宿则是天天让人头大了。

在 New York，我们以每天\$80 的价格，住在 Manhattan 岛上一个没有星级的旅馆里；12 月 31 日新年夜，价格更上升到\$160，为在这 21 来我们住过的最贵的一夜。\$80，换作是在其它的城市（包括 Chicago），可以住上三星。而这个旅馆，是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在网上订的。可见 New York 房价之贵（后来听说 Chinatown 有便宜房子，但是没有去试过）。而反观

我们住的地方，上下铺，没有独立卫生间（每层两个），白天出去时没有人打扫房间，暖气时有时无（有两天晚上没有暖气，早上是被冻醒的），更为麻烦的是第三天晚上发现老鼠！我们下去向房东反映，房东对此不理不睬，扔给我们一句极为经典的话：“This is New York!”瀑布汗啊……从此之后无人敢睡地板。我们终于深刻理解了这句话：“If you can live in New York, you can live anywhere.”，原来是这个意思，呵呵。

但即使New York如此地不堪，还是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毕竟New York有The Liberty（自由女神像）、WTC Site（世贸遗址）、Wall Street（华尔街）、Brooklyn大桥、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大都市博物馆）、United Nation（联合国总部）、Central Park（中央公园）、The Empire Building（帝国大厦）、Times Square（时代广场）、Rockefeller Center（洛克菲勒中心）、The 5th Avenue（第五街）……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在美国人的记忆之中，而又全部集中在同一座城市，难怪房东才会如此傲慢，抛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们在 New York 一共呆了五天，够爽，也够得上花钱如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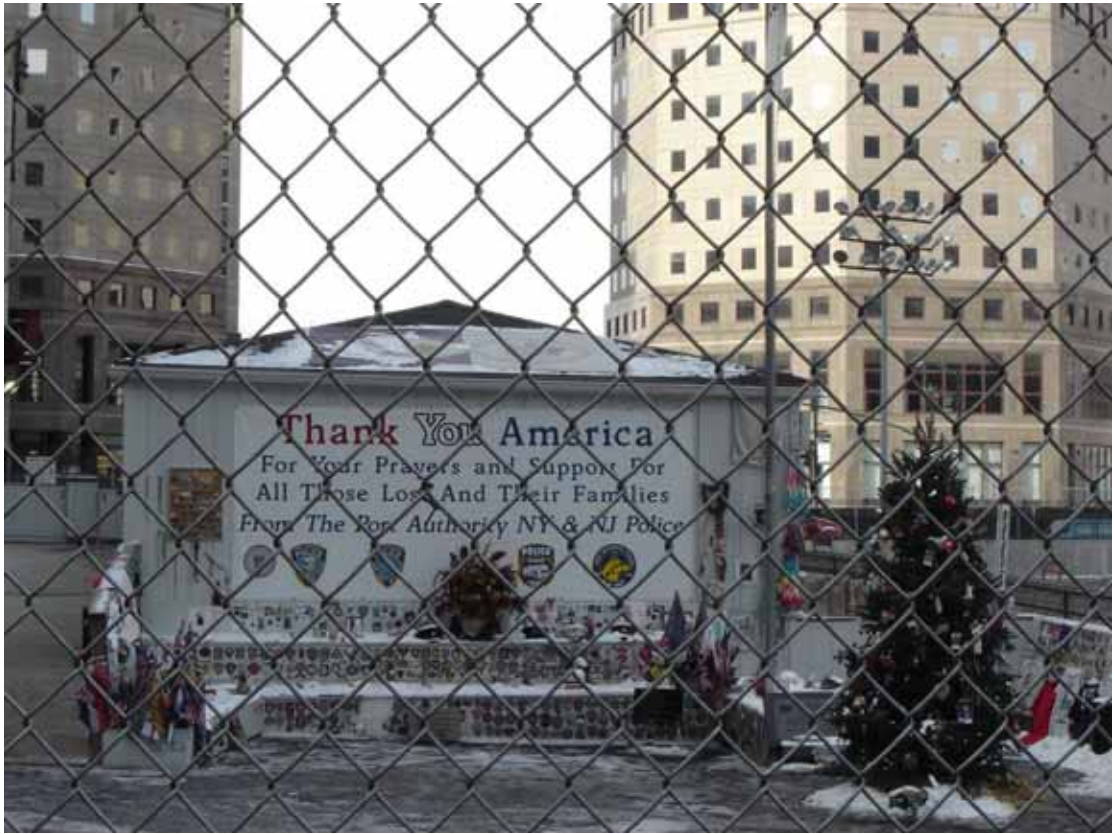




第一天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 The Liberty。乘红线到底，来到 South Ferry（南码头，不要笑话，那里的中文译文就是这三个字），我们搭上免费渡船，去另一个岛，途中经过自由女神像正前方，再乘同样的渡船回来。在渡船上，四个人自然又是抄出家伙，一顿狂拍，感受最深的还是——河面上的风真是冷啊！回来时，我遥望 Manhattan 岛，看到两三架直升机在岛上市中心处盘旋，不知不觉就想起 911——三年多了，一直到现在，New York 警方也不敢有所懈怠，的确辛苦；自由女神手持的火炬，的确沉重。

从渡口回来，我们去 WTC Site。这一程是走过去的，途中的大街，两旁的房屋有不少都在修整，人行道路况不太好。待到走到遗址，眼前豁然开朗，真正是高楼林立市中心的一片空地。遗址被铁丝网围了起来，上面挂着世贸从出生到死亡全过程的介绍牌。眼前有许多美国人，大家都静静地看，有人在抹眼泪，有人伫立沉思，有人献花，没有一个人笑，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城市的喧嚣似乎在此消失，留下的只有回忆和思念。看着看着，纵然自己不是美国人，没有亲身经历过 911，也不禁凄然——倒了！倒了……就是在这里啊。





一旁有一座纪念碑。“Thank You America. For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 For all Those Lost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The Port Authority NY & NJ Police.”（NY 是 New York ,而 NJ 是 New Jersey，当时这一人祸实在太大，New York 邻近的 New Jersey 警方也过来救援）。这一段文字充满了感激与友爱，没有看到仇恨，却会让人为保卫自己的美好家园而热血沸腾，布什的号召力，也许就是这个吧。



告别那让人伤心的过往，我们的肚子开始发送信号了。去对面的 WFC (World Financial Center), 里面随便找个吃饭地方，远远望去，价格都是两位数的，由于是 New York 的市中心，这完全情有可原。想起在 Philadelphia 的 Chinatown 里的快乐故事，立即钻下地铁，乘上黄线，拥抱我们的伟大故乡的基地去了。

New York 的 Chinatown 要比 Philadelphia 的大得多，人气也足得多。开始走进去的两个 Block 专卖各种包与鞋子，让我们一时以为 New York 的 Chinatown 没有地方吃饭。再走进去，看到卖各种纪念品的街区，之后才是饭馆。至此就是 Chinatown 的中心，各式各样的店面都有：银行、饭馆、快餐店（看到了“麦当劳”三个中文字）、杂货店、超市、旅行社、

律师事务所(专打人身伤害的官司)、咨询公司(移民咨询之类),甚至还看得到算命的地方、幼儿园、中医院、代办接生(!)菜市场 (!!)。这完全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小社会,可以这么说,不懂英文,也可以生活下去。在地图上,Chinatown 之中有一个 Little Italy,号称占有两个 Block,然而事实上真正的意大利餐馆很少,大部分区域都被中国人开的店蚕食掉了。再走过去,有一个孔子大厦/广场(名字听起来很怪),和“大乘寺”的庙门。很有中国味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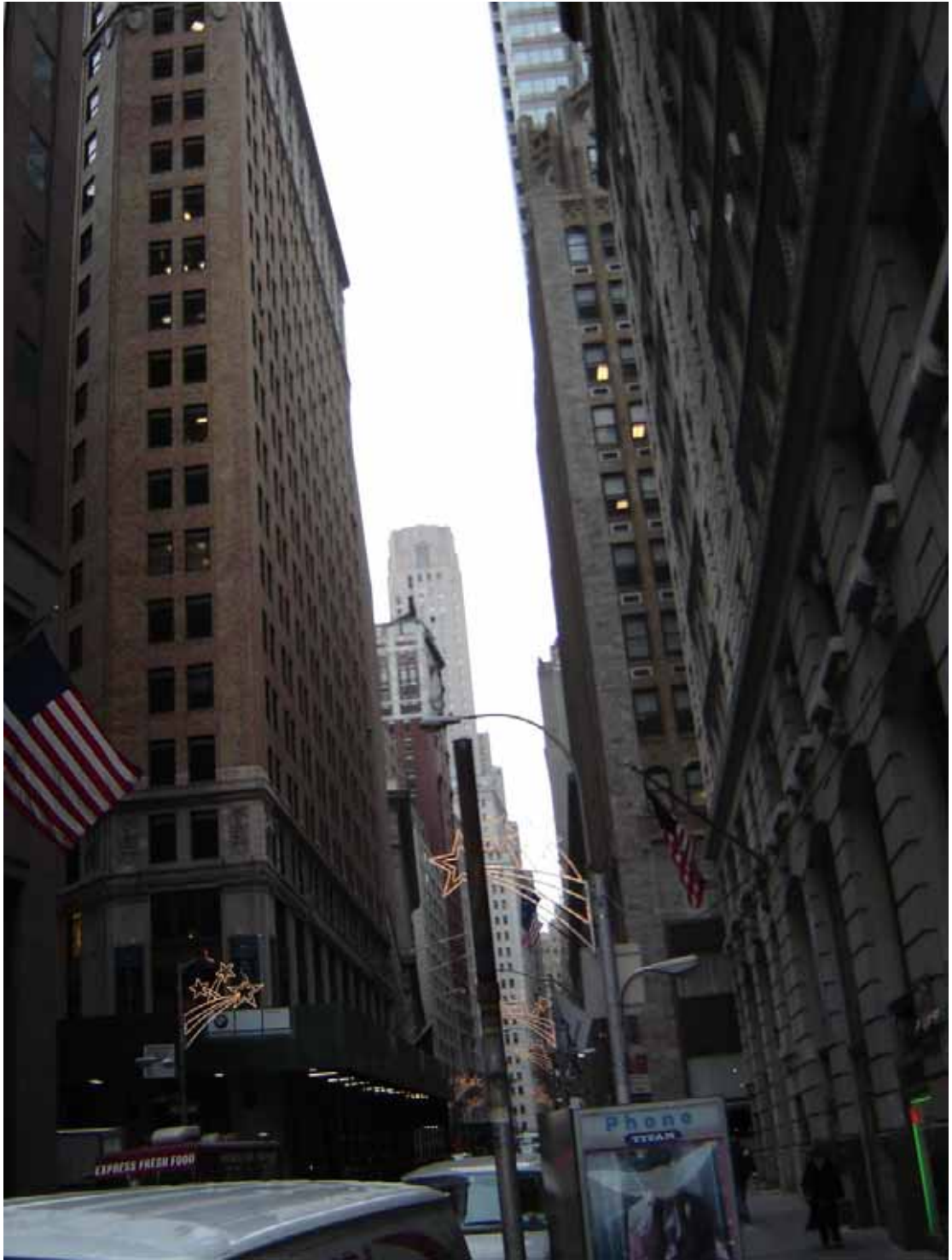
附带说一句,Chinatown 里很难找到厕所,即使有,也是 Customers Only。所以去之前务必要作好准备,侦察清楚,不然.....

言归正传,Chinatown 就是 Chinatown,吃饭就是便宜,一人\$4.25,一碗咖哩牛肉面,饱透饱透了,爽啊!但是接着就有不爽的事发生,收钱的伙计态度不好,甚至明着向我们要\$2小费,虽然一人只\$0.5,毕竟让人心里难受,和当初在 Philadelphia 有天壤之别。我们中的一人当即扔下钱,拂袖而去。

唉,也许当初在费城,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态度才好的吧。孤寂与忙碌,心情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之后的几天我们还是天天来到 Chinatown,一共去了五次不止,可称“五进 Chinatown”。

吃饱喝足,我们继续旅程,乘红线,来到 Wall Street。





这条世界著名街道 实际上只有大约 500 米长 ,一头是 Brooklyn 大桥 ,另一头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和 Trinity Church。沿街两边,全都是金融机构, Citibank, 德意志银行, 一家挨着一家。不知是谁说的笑话:“这里再拿不出钱来,世界上就没有地方能够拿得出钱来了。” Wall Street 其实并不繁华,街道上人不是很多,仅仅在证券交易所的一头,有许多参观者到此拍照留念,非常热闹。正值圣诞,证交所门口有棵圣诞树,傍晚灯火辉煌,配以一边正用大型荧光屏播放美国国旗的证交所,煞是好看。那时看见美国国旗正降在旗杆正中,以为不知又有什么事需要降半旗,其实是降旗仪式;想不到几天之后,真的降了半





旗。

距离 Wall Street 差不多两个 Block 的就是证交所那头著名的牛（本以为应该在门口，但是百寻不见），所谓牛市，就是从这里引申而来。牛由铜铸，表面精光锃亮不生锈，原因是每天有无数人摸它。我们去的时候天色已晚，但仍然有一群人驻足拍照留念。我们好不容易抢得拍照的机会，刚上了一个人，这边快门按下，那边马上又被其它人抢先，比证交所一边的 George Washington 像，人气实在是足太多了。毕竟新年快到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想牛一下么。



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尽管有地铁，总归是人生地不熟，入口找不到，出口胡乱出，四人还是走得够呛；再加上之前在 Washington 和 Philadelphia 走得太多，于是便埋下了之后疲累过甚，躲在旅馆里打八十分的祸根。实在是没我们那么烧钱的！



第二天，我们又一一大早起床，横穿 Central Park，来到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大都会艺术博物馆）。Central Park 相当的大，里面的道路曲曲折折，走进去就不分东南西北，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出乎意料的是，公园中居然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接吻的雕塑，不知道是谁创作的，栩栩如生，令人神往。也许是靠近艺术博物馆，公园里也要沾点气息吧。





一进博物馆，就看见大厅里有无数的人。我们经过买票、寄包，花了二十分钟才得其门而入。其间看到有录音解说，本想租一个进去，但是要钱，就算了。事后证明不带解说进去看，大部分展品都是看得莫名其妙的。展馆从外面看似乎一般，然而实际上非常之大，里面号称有数百万件展品。我们早晨进去，到傍晚快关门的时候出来，都还只是走马观花，看个大概。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我们几乎都看过了，但是我有印象（东西太多实在记不住，再加上我没有艺术细胞）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十八至十九世纪画展和当代艺术画展，还有当时的特别展馆——中国唐朝之前（即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艺术展（其中所有的展品都是从中国借来的）这几个部分。

其中，现代画抽象程度之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幅画，上面两个极其规则的大黑圆点并排着，就可以挂出来，题目是“Two Circles”；还有画几条水平垂直线，题目是第 XX 号作品；更有把画布全部涂成一种蓝颜色的，题目就叫“Blue”（忘记是叫 Blue 还是叫 The Blue Canvas）。汗啊……值得一提的是十八至十九世纪画展中的印象派作品，凡高和莫奈两位大师的杰作都堂堂正正地摆放在那里，随便你怎么拍，对比当时在上海展出的印象派作品，上海方面就未必有点小家子气。在方才提到的特别展馆里，终于看到了中国式的文物，非常有亲切感；只是从南梁和北魏之后，大多是佛像，未免有些单调，没有中国特色的感觉。



一句话，New York 的这个博物馆，是若到这个城市，无论高人还是像我一样是艺术盲，都值得去看看的。\$7 的门票，绝对物有所值。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傍晚 5 点半，许多地方都亮起了灯。我们借着灯光一看，原来博物馆之所在，就是著名的第五街。第五街并不是如交大食堂里那样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名牌街。由于时间紧加上劳累，我们没有在第五街上逛过，遗憾啊；不过在上海逛也是一样的，名牌大多全球统一价，除了有些牌子在两地定位不同以外，美国的价格和国内的不会差很多。

这里要提一下一个两地定位不同的最典型例子——哈根达斯冰淇淋。这个估计是少数几个即使乘 8 之后，美国还比中国便宜的东西了。满满一桶中等大小的哈根达斯(完全是压实了的，密度很大)，在 New York 卖\$4 左右，而在 Purdue 所在地 Lafayette，则更贱到\$2.68，折合人民币 20 块。我们就曾到超市里每人买一桶回来吃掉，实在是太爽了。估计在美国，其定位只是中档货；而在中国，则是高档消费品，不定得多，买者还不会放心。

逛完了博物馆，我们就匆匆回旅馆了，因为从早到晚，在里面站了近 7 个小时，腿都受不了。回去的路上，在小店里花费近\$6，买了两副牌(早知如此，应该从国内带牌过来，这里买实在是亏大了 T_T)，开始我们的八十分。

第三天起来，我们去 Chinatown 买纪念品。可能有人会说，去 Chinatown 买便宜货，岂不是不显得诚心诚意？其实之前我们吃过亏：在 Philadelphia 的 Independent Mall 的入口曾买过费城纪念钥匙圈，\$5.95 一个；后来在 Chinatown 看到同样的，只有 3 块多，一下子跌掉两块钱，令人心痛不已。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纪念品则是典型，可以说有 95% Made in China，99% Made in Asia，剩下 1% 从洪都拉斯之类的国家过来。所以么，买东西，还是要找自己人。

不过这里毕竟是美国。Chinatown 里的纪念品主要有钥匙圈、帽子、汗衫，还有各种各样陶制和金属制的精致小物件，整个架势完全和老城隍庙里的一模一样。看着净翻七八倍的价格，众人欲哭无泪啊；唉，谁让这上面印了“New York”两个字呢。但是买还得买，于是只好把美金看成人民币(这已经不需要特别手续了，来了半年都习惯这样看)。这里，印有 New York 标志的汗衫 10 块 3 件，不错，可以买；那里，3 块一顶的帽子质量还好，来一个。一轮下来，每人都花掉二三十块钱。数字不大，但是心里面总归是要乘 8 的，呜呜。以后再美国，一定要先批发一包纪念品，来这里卖了，有 600% 到 700% 的利润，大可以赚笔小钱。

言归正传，买完了吃中饭，吃完已是 1 点多了。我们去了一趟旅行社，询问西部旅游事宜(这件事确切时间记不清楚了，权且算是这时发生的吧)。我们出发之时，仅仅将东部旅行安排妥贴，而西部则一丁点也没有准备。而考虑到达西部之前，会去 Purdue 一次，将所有的国际行李(每人大概各有 70kg)一起带去加州，及自身的体力因素，不可能像东部那样自助，而只好搭旅行团。我们计划在西部停留 6 天，去一下 Los Angeles、San Francisco 等地方，本来想去 Seattle，但是一查地图，发现 Seattle 远得吓人(接近美加边界)，只好作罢，改为 San Diego。6 天的停留，加上旅行费用，旅行社报出来是\$455，不可以用信用卡，仅收现金(中国人开的店一般都这样)。数字虽然不大，当时我也没在意；然而之后的事实证明，这些钱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没钱的滋味。





晚上的活动是逛街。再次下地铁，去 34th Street, Penn Station。那里据称是 New York 真正的市中心，到处是购物城。从 Penn Station 出来，我们意外地发现自己已身处 Madison Square (麦迪逊广场) 之中，一边就是 New York Knicks (纽约尼克斯队) 的主场球场，到处是 NBA 的广告。只可惜那一天没有比赛，之后也没有机会让我们能在美国亲眼看到一场真正的 NBA。之后去逛了 The Macy 购物城，里面主要是卖衣服的，物价随着楼层的上升由低到高，高到不想再看。其中看到过一件 \$4000 多的皮衣，汗；而底楼的价格，对我们而言，仍然偏贵。相比之下，Old Navy 里面的衣服就实惠得多，十几美金一件，绝对可以承受；但是好不容易挑到称心的，走到收银台，看到至少得等一个小时的长队，只好放弃。倒是在另一家店里，看到 Nike 与 Reebok 的东西在打折，终于买了几件，算是逛街的成果。(可惜一行四人里面没有女生，不然眼光肯定与我们不同，会发现新的东西吧)





接下来的一天是 12 月 30 日，我们去联合国总部大楼。从旅馆出发，蓝 C 换紫 7，再走三个 Block，穿过一座高架下的隧道，就到了联合国大楼所在地，大楼所在的道路也被称为 United Nation。刚进去，第一映入眼帘的是几座一些国家送的雕塑，枪管打了结的手枪、残破了的圆球等等，主旨都是呼吁世界和平。联合国的安检比较严格，还有寄包的手续，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一所临时搭建的房间之中进行。看来所谓安检也是近年来的事；我们曾在 Washington 看到 FBI 的总部，原来 FBI 在 911 之前有 Tour，但是 911 之后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说是 Tour 关闭至 2006 年。看着 FBI 总部大楼到处密布的摄像头，不知道 2006 年之后还会有，呵呵。

进入总部大楼一楼，里面的装潢相当不错，一侧墙壁上挂有联合国历任秘书长的画像，包括现在的安南，一共7人，令人惊奇的是其中有一位华裔，这倒是以前从来不知道的。进联合国是免费的，但是若要去看看安理会会厅或者其它地方，则要参加 Tour，费用为\$7，有人讲解。既然进来了，这钱总是少不了的。





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个伊朗人，讲一口纯正英语。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法庭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机构。其中只有安理会才有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的权力，而其它机构则仅仅能达成共识，施以舆论压力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名气不大，但是做的事非常之多。其中几件展品之中，有军备费用和其它费用的对比图表；有从当时日本原子弹袭击现场取来的烧粘在一起的钱币等物品（看了让人心寒）；有图片介绍全球武器泛滥问题（从这里我们了解到一把 AK-47 在某些地方只卖\$15，汗啊）及散布全球的地雷危害（经常有小孩子或者成年人因此残废）。总的来说，整个介绍气氛还是相当沉重的。



有两个小瞬间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讲解员在介绍一件来自中国的赠品（上世纪 70 年代送的），这件赠品是象牙雕刻的，极其精致奢华，据说花费了几名能工巧匠几年的时间完成。讲解员介绍完赠品本身之后，又附带加了一句：现在猎杀大象以获取象牙是不提倡的行为，我们必须保护自然。呵呵，实在让我汗颜。另一个是当讲解员讲到联合国主要语言之一汉语时，一位美国游客突然发问说广东话算不算，因为他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国家，讲的是广东话。这句话让我们极汗无比，联想到当初在 Purdue，居然有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南半球，一丘之貉啊。

在联合国的地下层有纪念品专卖店，感觉上和 Chinatown 里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别处任何地方没有卖；质量则高出很多，相当精致。当然这些不用说永远是 Made in China 的。还有一个 Post Office 供人寄明信片。因为联合国在概念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 International Territory，所以在寄出的明信片上都会盖上一个 United Nation 的邮戳，这个非常珍贵。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在联合国心甘情愿花了相当多的钱，毕竟除此之外，别无分店了。

从联合国出来，再下地铁到 42th Street，为 Times Square 所在地。因为第二天是新年夜，届时那里会有表演（据我同学说是一个球掉下来并爆开放出彩带），人会非常之多，所以要去侦察一下。





Times Square 不是由围墙圈起来的一块广场，而是由几条道路的交叉口所围成的一块区域。其中有非常之多的霓虹灯广告牌和著名电视台（ESPN 和 ABC）的总部。霓虹灯各式各样，有著名的播放新闻的，横贯几幢楼的条形广告，以整个建筑物的一个侧面做成，仅仅露出黑色窗户的 NASDAQ 广告，有做成像咖啡杯那样的，上面还冒热气，惟妙惟肖的广告。可以说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呵呵（拉斯维加斯我们没有去，不然一定会看到更为腐朽的东西--）。大概是临近新年的关系，Times Square 非常热闹，参观的人也相当多，连拍照都碍手碍脚。我们找了几个著名的地点，每人轮流拍上几张，便向在一边的 Broadway 进发了。





与 Times Square 成鲜明对比的是，Broadway 相当地安静，灯光暗淡了不少。人行道上的地砖都掺杂了玻璃（还是水晶？），光亮闪闪。Broadway 一路上都是歌院与剧院，有很浓厚的人文气息，我们本打算在那里看上一场歌剧的，但是时间紧加上票贵（大于\$40）并有看不懂的顾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穿过 Broadway，我们去的下一个地方是 Rockefeller Center。我们以为 Rockefeller Center 与 Times Square 很近，于是决定走过去。路上看到一小店里有 10 元 8 件的汗衫，比 Chinatown 的便宜多了，大叫一声，买进平仓啊！原来即使在 New York 最为繁华的地段，也有如此的便宜货好占，呵呵。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发现 Rockefeller Center 在 52nd Street 上，而我们是 从 42nd Street 出发的，又足足走了十个 Block，再一次考验了大家的脚力。





来到 Rockefeller Center，由于其对面有一棵相当漂亮的圣诞树，四周仍然是人山人海，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门口，刚要进去，忽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听得一人大声喊道：“This is the fourth time I told you tonight!”包括我们在内，所有人向我们身后看去。原来我们后面有一个中国人在路边挂起招牌，就如通常在国内的旅游景点常看到的那样，用绘画写名字，一人\$5；有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指着他，刚才的话就是警察说的。这一瞬间，我觉得在我周围的所有声音都好像消失了一般，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那个中国人，默默地收起他所有的家当，离开路边，向我们走了过来；而刚才等着他写名字的两个外国人，也尴尬地跟着他，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我看着他灰涩的眼神，不禁慨然：中国人在这里谋生，实在不容易（后来我们在 Los Angeles，又了解到了几个中国导游在美的经历，岂是一个苦

字可以形容)

一转身再走几步，就进了 Rockefeller Center。



其中极尽奢华，连天花板上有画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没有几个人在里面，是相当冷清的地方。我们在里面转了几圈，最后在一处地方停了下来，在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人在欢快地滑冰，一圈又一圈。

到处都有新年的气氛。

欢快的圈。

可我还在想，那个走开的中国人。

12月31日,200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去 The Empire Building(帝国大厦)。帝国大厦的位置,就在 34th Street 地铁出口的附近,抬起头来就能看到;只是 30 日晚上我们曾经在出口问过路人帝国大厦的位置,那个向上一指“就在眼前么”,四个人好一阵惊慌,脸都红了,实在是眼不识泰山啊。





帝国大厦似乎只有一个入口，进去是要排队并且收门票，每人\$15。30日晚上看着长达1个Block的队，和大厦门口的一块排队估计时间2小时的牌子让我们望而却步，于是只好第二天过来；相比之下，钱就不是头号问题了。我们大约早晨8:35（帝国大厦九点开门）再一次到达34th Street地铁站（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但是居然走错了出口！辨明方向，在街道上走回原出口的这五六分钟之内，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进帝国大厦的队伍加长了半个Block.....现在队伍已经和昨天的一样长了，并还在加长中，完全可以想象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是毫不为奇的。由于接下来还要去Chinatown旅行社付钱订西部的旅行，并要考虑是否要在时代广场从下午两三点占位站到晚上十二点以准备看新年夜掉下来的球，于是只好放弃

登上帝国大厦的计划。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取钱遇到了麻烦。由于旅行社只收现金，我们不得不花掉3%的手续费，从信用卡里把钱取出来。我们先去一家美国银行（Citibank?忘了）取钱，先是其中一人进去取的，由于没有信用卡密码，就直接带着护照上柜台。结果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将钱取出，据他说，营业员看到他拿出信用卡要求取钱就着了慌，先是要求除护照外的第二身份证明，接着断断续续打了几次电话，信用卡被划过十次之多。

听说是这样，我就借了同学的手机打回国内家中询问密码（那时正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一二点吧）。密码找到了以后，上ATM，结果发现一分钱都取不出来！天哪，我信用卡可以透支\$500，刚开始旅游的时候帐是平的（没欠款也没余额），怎么现在会这样呢……我垂头丧气地向其它人解释，总算口袋里还有一百多现金，刚才的人多取了，再加上公共账户里的钱（一个月前一起订旅馆机票之后剩下的钱，一般四人一起吃饭时用），正好够。我急忙再打个电话回家，要求父母放钱进去。妈妈听完了我的述说，回了一句“你把带去的五千块钱都用完了？”

我“嗯”了一声。虽然说肯定会是这样，但是……老实说，那时真的想哭，想回家。

唉……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回忆吧。

搞定这件事以后，已经是12点多了。在Chinatown匆匆吃了一顿饭之后，四人就开始讨论要不要在时代广场站十个小时等零点。由于在新年夜，时代广场这一块会封锁起来，用一些障碍物将广场分成一个一个方块，由警察维持秩序，以防止人太多所引起的混乱，尤其是恐怖袭击，所以若是想要进那一些方块，就一定要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进入，不然人一满就不让进了。相互看着对方筋疲力尽的样子，结论马上出来了，不等。于是回家，打牌。

站在地铁候车厅，看着飞驰而来的列车，听着轰隆的声响，我真想坐下来，好累。



一到旅馆，睡觉、打牌、聊天，弄到晚上九十点。大家都恢复了一点体力，穿上衣服，出门去时代广场，毕竟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浪费了大为可惜。这是我们第一次夜行军，都

谨慎得紧。下地铁想乘橙 B，结果等了二十分钟发现墙壁上贴了一张橙 B 从晚 9 点开始停开的通告，大呼上当；只好跳上蓝 C 再转橙 D，绕了一个大圈子才重又到时代广场。

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们走出地铁口的时候，发现有警察看着，让我们“keep moving”，人行道上不能停留，而要向时代广场的反方向走。看着那些等了十个小时的人们在道路中央站着，悠悠哉哉地等着零点，我们终于知道什么是多劳多得。一边慢慢地走，一边不甘心地向后看。前面是路口，被迫拐弯就看不到广场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零点这一时刻看到呢？马上就找到办法：再找一个地铁口下，反正下面应该是连通的么。沿着强制的单行道，再走了一个半 Block，总算自由了。于是到处张望找到地铁口，下去四处搜寻哪个出口，若是找到等在地下，到零点再露头便是。可是转了一圈居然都不是，瞧了眼地图，才发现这一块和刚才的那一块事实上是不连通的！好你个纽约警察，防范很严密么……看了下时间，已经 11:40 了，怎么办？急忙间发现地下两块有列车可达，而那个就是紫 7！救星啊！于是快跑下去，等车用去 5 分钟，上车乘一站下车回到原来的地铁站，还要找到曾经出去的那个出口。我们凭着印象，一路小跑到达正确地点，正是 11:50，刚想停下，一旁忽然冒出个警察来，叫我们 keep going！我们不得不回到刚才的单行道上，这下抓狂了，这样再来一次没时间了啊……还是一路走一路回头，眼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难道夜行到此白来了不成？！不情愿地再次拐弯，慢慢地走，过了一个 Block 到了路口，发现一旁的建筑物有一个缺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时代广场的一角，尽管这里看不到掉下的球，总比没有好；但是可恶的是这里还是有几个警察挥着手势让“keep going”……11:57，还有三分钟，如何才能停留在这里呢？



找他们拍照！这简直是完美的方案！我们拉着一个警察，要他和我们合影。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一个一个上去，摆出各种 Pose……11:58……11:59……当新年的倒计时走完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向时代广场看去，礼花蹦向天空，人们欢呼着。而我们，也终于拍下了这一快乐的时刻。在嘈杂的声音之中，几个警察相互握手，再也没有单行道的约束和 keep going 的命令了。我想，为了这一刻，他们都悬着一颗心吧；现在总算可以放下来了，辛苦啦。

结果还不错，虽然还有遗憾。大家拍了些照，回家了。临别，看着逐渐散去的人流身后，道路中央，到处是废纸和杂物，我笑了笑。呵呵，借用我同学的一句话：We the people, are the same。

新的一年到了，New York 之旅也终于结束。我们再次启程，去 Harvard 和 MIT 的故乡——Boston。

第四节 Boston

1月1日早上 11:00，我们跟随着长长的队伍，上了长途汽车。从 New York 开车到 Boston 需要三四个小时，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色，一路上相当无聊。

美国除了大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对于住惯日新月异的上海的我们而言，比较难以忍受。我们作交换所在的 Lafayette，是一个很少变化的小镇。曾经听一位上了四年 PhD 快毕业的师兄说过，四年来，他一直走同一条路线去 Walmart Supermarket 买东西，因为这期间没有开张过新的购物中心。人们就这样，日日夜夜做着同样的事，遇见同样的人。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也许真正算得上是地大。2.8 亿人口生活在这一块两面临海，除了中部略有山脉和沙漠，其它地方都可资利用的土地上，相比中国有 1/3 的地方是不能用的，西部内陆闭塞，还有 13 亿人，完全可以用一个“爽”字来形容。偌大的一块土地，常常只有两三人在经营。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上海再过个二三十年，大概可以做到 New York 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农村要赶上美国，怕是 100 年也达不到。我们曾去过一个美国朋友外公的农场，他是 Agriculture PhD，曾担任过农业顾问，退休后自己买了块地养牛（中国 PhD 养牛可能会像北大学生卖肉一样上报纸；而退休之后大概会被供起来吧）。地皮相当大，径向穿过可能要走三刻钟的路（当时是乘卡车遍历农场的，逛了三个小时），但是我们只看到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带着一只狗，过着安宁的生活。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向我们讲述各种农业的相关知识：从地形的设计并因此导致的地下水流的走向，土地的丈量、类型和其 pH 值，水土流失的预防和种植的树的种类，几种牛的区别，两种牧草耐

旱性的比较……虽然专业术语听不太懂，然而却听得出他对农业的热忱。看着每头牛耳朵上的不同颜色的标签，专门设计给牛体检的小屋，想起交大农学院的不景气，我有一些沉默。什么时候，中国能像这样呢？是人口，还是教育，或者说是观念？

下午三点多，我们到达 Boston。其实我们的旅馆是在 Boston 对面的 Cambridge，Harvard 和 MIT 也在那里，然而就交通体系而言，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坐上红线，在 MIT 一站和 Harvard 一站中间的 Central 站下车，再走上 10 分钟，就来到三星级的旅馆。受够了 New York 那边糟糕的条件和傲慢的态度，这里就犹如天堂了。

Boston 和 Cambridge 都是相当荒凉的地方，完全不像城市的感觉。傍晚我们从旅馆走到 Central（那算是 Cambridge 的市中心），穿过居民区，一间一间房屋地走过，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安静之中配以踏雪的脚步声，实在怀疑这 10 分钟的安全性。

Boston/Cambridge 的地铁广告别具一格。这里看到的，都是培训、招生类型的广告，甚至还有关于科学本身的广告。我看到过一则，说的是海上的冰山其 90% 部分都在水下，如果空气温度和海洋温度不同，就有可能水下部分先融化。之后冰山重心上移继而翻倒，重复以上过程。久而久之，冰山本身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形状，这种形状可以由数学算出来。末了是一句话：“Math Is Cool”。这样的广告能贴在地铁上，不得不说，佩服之至；而这里的学术气氛之好也可见一斑。



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交大要成为东方的 MIT，得要有这样的热情才行。

Looking for a career that defies the law of gravity?

Then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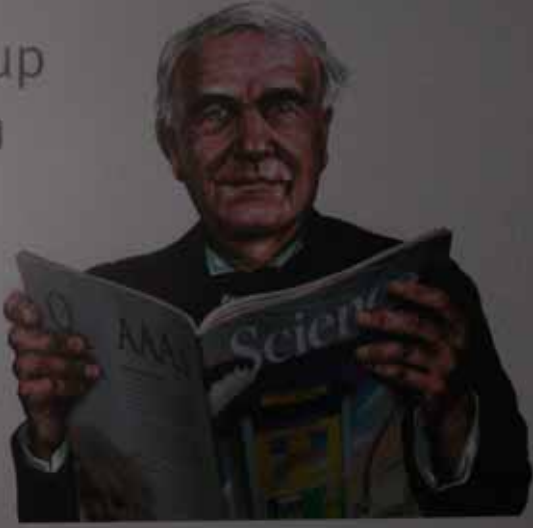
Isaac Newton
1643-1727

ScienceCareers.org
We know science

MAAC

Want to light up the world with your career?

Then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science.



Thomas Edison
1847-1931
Founder of Science

ScienceCareers.org
We know science

MAAC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了旅馆，先去 Harvard。

由于是 1 月 2 日，正是新年，Harvard 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旅游者而非正式的学生。所以也只能看看 Harvard 的建筑，至于为什么它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得而知。Harvard 是美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它的许多建筑都是 17 世纪的，古色古香，非常自然地 and 周遭的景色融

合在一起，配上散布在各处的积雪，形成一幅幅和谐的画面。



我们先去的是 Harvard Yard。迎面看到的是 John Harvard—Harvard 的缔造者—的铜像。联想到 Purdue 大学的缔造者是 John Purdue，与 George W. Bush 唱对手戏的是 John Kerry，我不禁想是不是叫 John 的都比较聪明？



与铜像合影的人络绎不绝，John Harvard 突出的脚尖被磨得光亮。我们一人一张拍完，向右侧面走过去，边看边拍照，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用中文问我们：“请问哈佛晚钟往哪里走？”呵呵。走过一层建筑，眼前豁然开朗，中央的草地上有美国孩子在扔橄榄球，都才五六岁的样子，却能扔出空中带旋的球。橄榄球在美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可见一斑。

逛了一圈 Harvard Yard，就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接着看的是 Harvard Law School。我们再走了大约半小时，才走了 Law School 的三分之一大。这仅仅只是一个学院，还有其它的，合在一起，没有一整天根本下不来。对着地图上大片大片并横跨 Boston 和 Cambridge 两城的 Harvard 建筑，只能望洋兴叹，惦记着下午的 MIT，就放弃了。

在 Cambridge 的快餐店解决了中午饭，再下地铁，就来到 MIT。相比 Harvard 而言，这个大学就小得多了，仅仅占据 Cambridge 沿河的一个三角形区域；但是绝不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声誉。



MIT 的建筑现代得多，而且有时故意耍酷。EECS (EE+CS)这一带的楼都奇形怪状，横

不平竖不直,不按常理出牌,显示了 MIT 特立独行的风格。一座寝室楼的形状更像是在长方体之中挖去各种各样的区域而成,被我们称为“怪胎楼”。许多实验室似乎都位于半地下室,仅有半个落地窗露出地面。我们在人行道上行走,透过窗户看去,不仅有实验器具,更有电视机、衣物等生活用品,估计做起实验的话都是住在里面的吧。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中国人特别多。我们进 EECS 楼一探究竟的时候，碰到四个人，其中就有三个疑似中国人。



后来更是在体育场旁边看人踢球，看到更为惊人的情景：远一看两队的所有队员都是黑头发，心中一沉；待再走近，听到“快点分边！”“好球！”这样的呼喊，当即绝倒。还有拍照的、带着小孩的、挎着包匆匆赶路的.....全都是中国人；反倒是美国人成了稀客。也许是1月2日新年期间的缘故吧，美国人都能回家，而中国人只好在这里待着，不管有或者没有事可做。现在正值春节，不知他们如何打发。异国求学，可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像 Purdue 一样，MIT 也有自己的纪念品商店，卖校徽等印有“MIT”三个字的各种小商品，价格贵得吓人。思忖再三，我还是带了一件 MIT 的外套回去，\$60 啊.....好歹来一次，不得不买 MIT 的帐。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专卖给孩子礼品的专柜，名曰“MIT Kids”，里面有各种科普书刊、拼装玩具等等，充分体现出 MITer 对于自己学校的自豪。

我们从 MIT 直接走了回来，没有乘地铁。这一段路从地图上看似乎不远，但是实际走走，却看到高架等行人无法通行的区域，绕了一个小圈，才从背后回到旅馆。累虽然累了些，但是却找到了一个超市，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被迫吃旅馆底楼十几美金一顿的日本料理的命运啦，哈哈。

走进房间的门，四个人立即瘫倒。看来 New York 的疲累还没有恢复，明天怎么办呢？

1月3日，我们去 Boston。



总算是来到名副其实的 Boston 了（之前都是在 Cambridge），这座城市，是独立战争的发源地，市中心到处都是古迹。我们沿着著名的 Freedom Trail 红色线（这条红线是后来当地政府画上去的，一路串起大多数的名胜）一路行走，看到 Boston 过去的 City Hall、现在的 City Hall、Massachusetts State Government、Boston 的 Government Center、据称是美国最早的龙虾店，还有几个博物馆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Old City Hall 居然如此之小，就和 McDonald 的门面差不多；相比之下，二战之后开始使用的，现在正服役的 City Hall 就气派得多，它坐落在一片大广场上，和现在的上海市市政府大楼差不多大。不过它里面庭院的布局非常不错，一进入，就让人忘却外面城市的喧嚣。里面一头驴的雕塑告诉了我们驴象之争的来历：原来都是对立党派先骂出来，久而久之便成了自己的代号。还有一个人的雕像，名字忘记了，但是对他的简要介绍里却写着他是 Harvard 毕业，曾历任 Boston 地方政府三权分立的每一个分支的重要人物，实在是牛到家了。这也许是美国建国之初的情况，两党分庭抗礼之势未成，现在大概是绝少有这种情况发生；不过这样看起来，所谓三权分立，还是有可能被一个人所控制的么，呵呵。



几个博物馆没有去，这里不像是在 Washington，都要收费的，并且在\$10 以上。看来都是私人办的吧。龙虾店看起来不错，只是价格么.....以后若是能在美国赚钱，再去吧。

逛了一圈，已是中午，腿酸之势已不可挡。面对着市中心卖纪念品的商业广场，找了个空位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就再一次回到旅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的有些店里面可以找到 Discovery 的专柜，有卖高科技的产品：像是用一节电池能发出一英里外也能看到的光的小手电；遥控潜水艇；还有遥控的可以飞起来的小型飞碟等等。对我这个对技术热衷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就这么几步路么，那些东西绝对可以让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唉.....

就这样，Boston 的旅游计划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晚上我们去昨天发现的超市一人买了一只五块多的整烤鸡，放进微波炉里热好了吃，吃到想吐为止。

又是睡觉。第二天是 1 月 4 日，在这 21 天旅游之中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忙的一天开始了。几乎在 24 小时之内，我们坐了四次飞机，横穿整个美国：先是从 Boston 至 Chicago，中间转机 Atlanta；从 Chicago 乘火车到 Lafayette 回 Purdue 拿每人几乎有 70kg 的国际行李；上从 Lafayette 出发的长途汽车，去 Indianapolis (Indiana 州首府，当初来 Purdue 时就是从这里下)；再从 Indianapolis 至 Los Angeles，中程转机 Denver。

好累啊，但是还有一个星期。加州在向我们招手，呵呵。

第三章 西部之旅

第一节 最长的一天

这是最长的一天。

1 月 4 日早晨，我们乘地铁红线转绿线再转蓝线来到 Boston 的 Logan Airport。我们乘的是 airTran 的飞机，转机 Atlanta 再到 Chicago，绕了一个大圈子。没有办法，为了便宜起见。其时我已经发现自己的手提箱拉杆拉不出来，只好提着十几公斤的箱子一路走，从地铁出口、

机场入口一路走到候机大门。

在机场吃早饭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太贵了！一个 30 公分长的面包夹香肠，居然要 \$2.60，怎么可能吃得饱；至于稍微便宜点的，一块多的面包圈，则硬得像石头一样。我花了 30 分钟，站在厕所边，边喝饮水机的水边啃，才将之消灭；至于难看与否，就不再顾忌了。

11:25 飞机起飞，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在飞机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大约 2 点多到 Atlanta。Atlanta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惜转机时间只有这样一点点，出去也不是，不出去则无聊。一番讨论之后，四个人席地而坐，打牌！呵呵，看我们的样子像不像聚赌，会不会在登机前被人抓起来？

三点多登机，一切平安无事。再一个小时之后，回到了 Chicago。

乘橙线轻轨重返 Chicago 的市中心，一路走了两三个 Block，过了河赶到火车站。吃了一顿相对丰盛的中国晚餐（好像是盖交饭^^），就再次登上交通工具。这时大概 7 点多了。

火车上令人窒息的气氛又来了，每个人都沉默不语。窗外天已黑，没什么风景好看。偶而看见一边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车从后面赶来，超过我们。火车真是慢……

晚上十一点三刻，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出发地—Lafayette。冒着倾盆大雨，四人来到 Purdue 唯一一个 24 小时开放的自修教室里，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第二天从 Indianapolis 的飞机是在九点三刻起飞，而乘长途汽车从 Lafayette 到 Indianapolis 需要两个小时，再加两个小时安检和准入的预留时间，凌晨四点多我们就得出发了。

四个人在自修教室里发现了自动售货机。看着上面低得吓人的价格，空无一人的教室，不禁感叹，还是 Purdue 好，还是农村好！这样一间大房子，若是在 New York 租一晚，真不知要多少钱，呵呵。

各人的国际行李已经从师兄师姐寝室里拿过来了，在教室里小睡一小时，再次出发。这次算是我第一次准熬夜；不过想不到的是，回国两个星期之后，就有了一次真正的熬夜。

六点多，人和行李都已在 Indianapolis Airport。又是一顿早饭，这下对比太明显了：一个同学要了杯咖啡，好像是由于他是第 XXX 个客户，老板居然说不要钱！做我的三明治的时候，第一次做好的掉到地上，服务员立即再做一个，期间大约道了五六次歉。

以后若是申请，还是到 Purdue，或者到玉米地去，过过快乐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吧。

Indianapolis Airport 的安检相当严格。我们被拉到一边，被人用金属探测器划过几乎每一块表面积；遇到身上的金属物品，就要求将之拿走之后再划一遍。我手提箱里的几件五金工具遭了殃，被搜了出来（之前乘从 Chicago 到 Washington 的飞机倒是过关了），须交付 7 美金一件方能带上飞机。我看着五六件工具，有的还是爸爸趁手的，只好无奈地摆摆手，再见。

我们大约上午十一点多抵达 Denver。飞机在暴风雪中平安降落，景色蔚为壮观（事后想想，机长水平还真不错）。

吃了一顿 McDonald 当作中午饭，我们在候机厅等着，从十二点等到快一点才上飞机，原来飞机晚点了，只好用一架比较小的先代飞。为此必须找一些自愿者放弃这次登机机会，而改乘下午五点的。相应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免费赠送一张去 Hawaii 的机票，半年内有效，并且可以转卖。要不是我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去 Los Angeles，说不定就应允了，呵呵。

西部时间三点左右，飞机穿过云层，Los Angeles 就在脚下了。

第二节 Los Angeles

从飞机的舷窗向下看，Los Angeles 非常之大，一眼望不到边（后来从我同学的口中才知道，Los Angeles 有上海的五倍大）；然而大归大，却没有特别的高楼林立的市中心，整个城市平均化了。

我们降落在 Burbank 机场，而不是最大最著名的 LAX 机场。Burbank 是一个非常小的机

场，似乎总共只有两三座建筑。我们第一次在室外走下飞机，迎着吹来的风，知道自己衣服穿多了。加州的气候就算是到了一月，也没有冷多少。

来到 Baggage Claim (领行李处)，领了行李，转头找推行李的车。一看，要三块钱一辆车，用完了归还五角，比 Indianapolis 机场的要净贵五角钱。加州物价，心里是有底了。

出了机场，见到旅游社接机的中年人过来，一问，原来也是中国人，还是从大陆来的，顿时就有了亲切感。手忙脚乱地把各自的所有行李都搬上开来的中巴，把十四人的座位塞得只剩下四个人的，大家跳上车，开走。

没想到这一开就是一个多小时，车以五六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上开，也不算慢了；但是路更长。途中居然在广播里听到中文电台，听里面对于中国政局的评论，竟然是相当中立；还有各种致富之路的广告，特别是“加州赌场发牌学校”的广告，让人觉得新鲜，也有一点心酸。

横穿大半个 Los Angeles，大约六点左右，我们到了旅馆。下了车，再环顾四周，给人的感觉是人不多，并非像到了大城市，而回到了 Lafayette 一般。一边就是 Walmart、McDonald 和中国餐馆，吃饭是没有问题了。

第二天原计划是由旅游团组织去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但是后来取消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去，顺便去一下 Hollywood。



一查地图才发现，Hollywood 其实是离 Los Angeles 相当远的另一个小镇，但是 Los Angeles 的地铁却可以抵达那里。我们先乘 841 公交车来到市中心，再下地铁红线去 Hollywood。公交车实在是实惠，Los Angeles 如此之大，841 从我们的旅馆走高速开到市中心，车程近三刻钟，只要\$2.75。车上看见有人推销能兼当打火机的笔，灰头土脸的，明显是穷人。

我们买了一日包乘的地铁票，下了地铁。奇怪的是，地铁口无人检票，任由人进入。一边的禁令解开了我们的疑团：用高额罚金和强制公益劳动来让人们自觉买票。倒是不错的想法，但却让我不由得想到加州是不是存在缺乏劳动力的问题。

Hollywood 终于到了，也许是因为两边的建筑不高，至多两三层，所以街上人不算太多，但是却显得很繁华。走在星光大道上，将诸多明星踩在脚下，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著名的柯达电影院就坐落在这条道上，人们可以进去随便参观。





进入之后，我们看到两边竖有获历届最佳影片奖的电影名称，从第一届开始，到 2003 年《指环王 - 王者归来》。向前走，上了楼梯，就看到了颁奖的大厅，当然那是不可能让人进去的。二楼的小中国影院一旁，有两台中国风格的，放在关公肚子里的 ATM 取款机，创意极妙。走上三楼观望台，向下看，可以看到底楼的大广场上竖立着几块埃及风格的石碑；向远方眺望，可以望见远处的山丘上，有着“HOLLYWOOD”几个大字。





星光大道上还有一座相当大的中国影院。不知为何，门面我们都觉得像日本的神社；倒是门口石碑上的龙，雕刻得惟妙惟肖。门前有诸多各电影中的英雄们在四处游荡，稍不留神，就会有蝙蝠侠、超人等等围攻而来，寒暄几句，和你合影。小费是少不了的，要小心为妙，呵呵。

此外，星光大道上还有一些纪念品店吸引我们的眼球。大都是明星的照片和电影人物的钥匙链，东西不贵；然而我吸取经验，准备到 Los Angeles 的 Chinatown 去看一下有否更便宜的。结果到了离开 Los Angeles 的时候，也没有买到；）。





下一站是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从 Hollywood 再乘红线向远离 Los Angeles 的方向走一两站,就到了。与 Hollywood 多元文化的风格全然不同,这里一上地面,看到的全是现代化建筑,似乎又是另一座小镇了。Universal Studio 就在地铁站的斜对面,本来走过去就可以,然而不熟地形的我们,还是绕了个圈。途中走错入口,向 Universal Studio 的门卫问路,那人英俊挺拔、西装笔挺,彬彬有理地回答。我们汗.....果然是财力雄厚,门卫都是这样。

走到供游客进入的入口,乘坐免费班车,就进入到内部。下了车,走几步,就有一条街道,沿街有许多巨大的电影招牌、电影布景和电影主角的大头照。向前一直走到底,就是影城最有名的招牌--旋转的地球和“Universal Studio”的标志。一边,就是参观影城正式的入口大门。门票要十几美元,当时天色已晚,考虑到回家还要一个多小时,便放弃了。

第三节 San Diego

1月6日一早,天下着大雨,我们跟随旅行团,去 San Diego (圣地亚哥)的 Seaworld (海洋世界)。从 Los Angeles 到 San Diego,向南开,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各人带着随身行李,和其它人挤在两天之前送我们去旅馆的中巴里。美国的车都是封闭式的,不透气,在里面待两个小时,比较难受。

快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 San Diego。这个城市现在已成为加州仅次于 Los Angeles 的第二大城市,然而看起来仍然那么安静,也许是下雨的原因,街上人不多。司机兼导游,就是两天之前接我们回旅馆的那个,带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自助餐(当然肯定是有回扣的拉)。饭菜不错,司机坐在一旁,和别人谈起他的经历。

“刚到这里的时候,想要解决吃和住,那就只有到厨房里去.....”“当时出了国,转机到了东京,看到热腾腾的自助餐,心里就想,若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给人吃,那该有多好。”这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我们父亲一辈的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来的上海人,刚来一无所有,没有身份没有钱,语言又不通。刚来的两年是最苦的两年,什么工作都做过。

后来相继有了身份，有了两个女儿，含辛茹苦地养育大，自费上了南加州大学，终于大女儿毕业到航空公司工作，有了收入，总算是松了口气。由于某些问题，他一直无法回国，母亲过世也不能送终。二十年风霜雨雪，酸甜苦辣，全刻在他的脸上。

自助餐花了每人\$8.50，挺贵的。我们转身出门上车，十分钟之后，就来到了海洋公园门口。

我们，又会经历怎样的二十年呢？

海洋公园是一个露天公园，内有鲸鱼表演、海豚表演、4-D 电影等项目，还有许多展馆，展出各式各样的海洋动物。可惜天公不作美，我们只好到公园门口一旁的礼品店，每人买一件五块多的一次性雨披穿上。相比之下，刚才\$8.50 的中餐，还算是非常合算的。

导游不愧是导游，每个表演、电影的开放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带着我们到处跑，赶场子。短短三个小时，就把整个海洋世界的主要景点给逛完了。

诸多海洋动物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海豚，二是企鹅。海豚的灵性让我们惊叹，与人类饲养员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它的跳跃能力可以把自己从水中蹦到五六米的空中，可以在空中做一个 360 度的回环再下水。企鹅则是我看到过的最可爱的动物了，其实它们的身高比较矮，反而没有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高大（也许是电视里只有冰面，没有其它参照系的原因）；然而它们矮得如此之恰当以致正巧落在可爱的界限之中，一走一停如此之笨拙，眼睛也相当漂亮。看他们的样子，倒是一种享受。

公园中的 4-D 电影则与上海科技馆里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只是不像科技馆里冒险刺激、惩恶扬善的不同；这里的主题，是一对鬼兄妹在人类的帮助之下，终于找到他们的鬼爸爸妈妈的故事。美国人对家庭的重视，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而不是一直以为的，独立自主就是美国人的全部。

还有一个飞越北极的飞行模拟器，虽说时间太短是其缺点，但是真实性却令人震惊。所有的加速感、俯冲感，全都通过屏幕与座位传达过来。若不是屏幕还太小，完全可以乱真。听闻在中国当飞行员，却还要到澳大利亚去开模拟器，只有叹了口气。其实这还不算最好的，之后在 Disneyland，又看到一个更为大型的、真实的模拟器，无言啊。

导游则在每次我们进场去看表演的时候，都只在外边等着；我们出来之后，再带我们到下一个点。看着他沉默无声、一言不发样子，知道他当导游，也是迫不得已。

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之后，大家再次坐上中巴。导游开口了，每人收\$5 小费。虽然是不太情愿，但是上了这车，断无不给之理。后来知道，一般跟团，一天导游司机各\$2.5 小费。

回 Los Angeles，又是两个多小时。回去的时候碰上堵车，已是傍晚，眼见车前一条光的长龙向远方延伸，弯成完美的弧度，可称一景，漂亮。

回到旅馆，我发现自己的国际行李其中之一的包裂开了。这样大的裂口恐怕是经不起再一次国际航班的考验。怎么办呢？突然想到有针线包带在身边，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下不妨不试。手忙脚乱地缝了一个小时，终于把缺口堵上；再在包外面紧紧捆上绳子，就不会有问题了。回头检查一下，针角还不错，这个包，也因此免遭被抛弃的命运。

作为男生，用做针线活去解决问题，这还是头一遭。

从明天开始，San Francisco 三日游。

第四节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和 Los Angeles 在地图上看似乎不远，但是开车却需要八个小时。所以说仅仅花一天的时间由 Los Angeles 出发去玩，是绝对不合算的。三日游则干脆走些弯路，沿途经过一些其它的景点最后才到 San Francisco，容量就比较大了。

由于旅馆没有储藏室，我们在退订之后，自己的行李必须自己带着走。还好载我们三日

游的车是长途汽车，有专用的行李箱；再加上去的人不多，我们每人 70kg 的行李才能带的上去。不然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月 7 日，天仍然下着雨，我们上车，去的第一站是丹麦村。这个村庄据说是由居住在加州的丹麦人建起来的，就像中国人有 Chinatown 一样。整个村庄呈现出欧洲风格，与我们之前看惯了的美式风格有明显的区别。村庄里有卖丹麦曲奇、各种童话和神话传说的人物制品和古董的纪念品店。看着标明的三四位数的价格，我们进都不敢进去。这里，只是为那些收藏家开放的吧。

在丹麦村吃过中午饭，上车去第二站，Hearts Castle (赫氏古堡)。这个古堡以前是某个富翁在山顶所造（据说他拥有两位数的报社、杂志社和广播电台，是动画片《大力水手》的创始人），作为夏天的度假地。但是在他死后，子孙们由于付不起高额的地产税，把这座古堡捐给了加州政府，作为国家公园。由于山顶有雾，我们的车驶进山脚下国家公园的入口，仍然见不到古堡的真面目。只有换乘公园内的车上山，古堡一角才呈现在眼前。

我们跟随着国家公园的古堡导游进入，内部虽然历经沧桑有些破旧，但极尽奢华的昔日景象却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古堡有三个游泳池，每个都非常大。其中之一更有无数的更衣室环绕，无法想象究竟可以有多少人在此游泳。一间会客室有六幅壁画悬挂于墙壁之上；室内的每件陈设似乎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餐厅中摆放着一面极大的餐台，可以容纳一百来人同时就餐。古堡内还有一个小影院，据称是为了给建造这座古堡的工人消遣用的，以防止他们在工作之余无所事事。

看着这座宏大的建筑，和为那么多人所设的陈设物件，倒是理解了那些曾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孤寂之心。这里本来就属于很多人，捐出去还是不捐出去，不是钱的问题；探险的话，是不错的地方；若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一个星期必定就会发疯。

但是，总得有人介绍。现在的古堡，住着研究这座古堡的 PhD 夫妇，也就是古堡的导游。他们对古堡内的所有一切，都了如指掌。然而我想，每天每日研究同样的对象，看着同样的历史；给过往的游客讲述相同的故事，走相同的路，似乎也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也许，再过一些时间，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吧。

这就是职业。

晚上我们住在 Motel (汽车旅馆) 里面。所谓汽车旅馆，就是在路边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楼上楼下全都是卧室，而没有一般旅馆的底楼大厅。住在里面，门一开向前不到二三百米就是公路，公与私相距如此之近，感觉颇为奇怪。

第二天早上五点起来，五点三刻出发，去 Yosemite (约瑟米蒂) 国家公园。有几个游客赖床，导游毫不客气，狂敲门一气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居然五点三刻准时出发。这次的导游是个年轻女(孩)，来自香港，长得小巧，一路上油嘴滑舌，在介绍旅游景点之外，也讲述各种奇闻轶事，搞笑至极。这让我们在这三天赶路的垃圾时间之中，不至于郁闷无聊，比之前去 San Diego 的那位导游有趣多了。当时我们以为她已经是够称职的了；但是之后去 Disneyland 一日游所碰上的台湾导游，才让我们拍案叫绝。

大约清晨七点多，我们接近了 Yosemite 公园。耳朵的反应让我知道汽车在爬升，四周渐渐由一成不变的田地变成了山脉，景色也愈加秀丽起来。太阳的升高带来了晨曦，我们所见的也越来越清晰。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美国也有大好河山。尤其珍贵的是，这里除了一条公路和一条输电线是人造的之外，在很长的一段路上，找不到任何其它的人工建筑了；偶尔会在路边看到停车场和旅馆，但是一晃而过，便再也见不到踪影。

到达公园入口之后，汽车再开了很长的一段路，这才到达我们想要参观的地点 - 瀑布。据说这瀑布比尼亚加拉的瀑布落差还要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了车，一路走过去，瀑布本身仅仅是一刹那间的风景，沿路看到的，才让我印象深刻。山上积雪终年，许多雪化成了

冰铺在路上，相当难走；不过也赋予了整座山不一样的感觉：清静、安宁、神秘，移步换景，每走一步，就是一景，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狂拍；比之两天之前还在 Los Angeles，宛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再也不需要回去了。看到不知是谁在一旁堆起的手拉手的雪人，便真会相信爱情的永恒，就像这山一样，永远不变。山的那边，还有更高的山，顶上一片白茫茫，没有人和动物的踪迹，似是无人曾到达过的圣域，只可望而不可及。这自然，就我看来，比昨天去的赫氏古堡，要强得太多了。人的智慧可以穷尽，但是自然却怎么也看不完。

陶醉归陶醉，路还是要认的。导游告诉我们在某地集合，结果我们一行二三十人，齐刷刷迷路；还好都在一起，终于找到了导游。导游松了口气，带着我们上车。毕竟法不责众，她要是把所有游客都丢了，只怕要去跳楼，呵呵。

出了 Yosemite，下山，回到高速公路主干道上。随便找了个地方打发了中午饭，再次上车，这下一心一意向旧金山开进了。

到了下午 3 点左右，我们终于来到了 San Francisco。

汽车停在港口码头。向远处望，可以看到红色的金门大桥。我们乘坐 20 块钱一次的渡轮，绕旧金山海湾一圈，途中经过天使岛和恶魔岛。20 世纪初旧金山大地震，美国移民局大楼倒塌，所有移民资料丢失，只好重新审核想移民入境人们的资格，其中许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就被安置在天使岛等待漫长的审核过程，有人等了三个星期过了，有人等了三年，发疯而死。恶魔岛以前则是全美国守备最为严密的监狱，关押最为穷凶极恶的囚犯，上有机枪下有电网，配以探照灯和岛本身的孤立地形，极难逃脱。据说迄今只有四人脱狱成功，但是从此都下落不明。现在则已经成为国家公园。因为这个原因，港口码头上有专卖店卖监狱相关的黑白竖条的衬衫、印有囚犯头像的杯子和钥匙链等纪念品。也许在美国人眼里，蹲全美最强的监狱，也是一种荣耀吧。

从渡轮上下来，正是傍晚。风不是很冷，带来了无数的海鸥。码头边都是悠闲的游客，坐在椅子上，伸手给鸟喂食。除了海鸥之外，鸽子、麻雀也过来争抢食物。这里的鸽子就如同交大的一样，被喂得饱饱的，飞也不会飞，见了人也不躲避；而只有海鸥，生就一副宽大有力的翅膀，不愿拘束在这一小片港口之中，于是遥望海湾，以蓝天为背景的画中，就只有它们的身影了。

上车，我们赶去艺术宫，然后是金门大桥。金门大桥是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了，红色的桥身，颇有近代的感觉。大桥六车道，另外有一条行人道和一条自行车道。走上行人道，看着一边车道上日夜不息的滚滚车流，听着车辆所发出的声响，感受着从脚底传来的振动，我不禁叹服 20 世纪初那位设计者的高超水准。70 多年了，在几乎每车道每秒一辆的车流的重压下，还能这样地使用。要知道，在这座桥上，相距五六步之外，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些什么了。

从人行道上下来，乘着夕阳的最后一点点余光，我们赶紧拍照。待到重新上车的时候，天几乎全黑了。实在佩服导游的计算，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找了个地方吃晚饭，我们再次上车，开始了“夜游”。先去的是旧金山的政府区域和同性恋区，从此我们知道彩虹旗是同性恋者们的标志。汽车驶上海湾大桥，旧金山雾重，竟然看不到与之相对的，位于海湾出海口的金门桥。汽车在大桥中段下去，下面是金银岛。这个岛很小，仅有一座小山，但却可以从那里俯瞰大半个旧金山。我们四人拿起相机拍照，只是用的都是普通相机，再加上雾重，就如当日在 Chicago 的 John Hancock 大楼上一样，对于夜景，要么曝光不足，要么照片模糊，可惜了。

拍完照，汽车重上大桥，我们回旅馆休息去了。车在高速上开了快一个小时才到，看来旧金山和 Los Angeles 一样，都是很大的城市。

明天一早，还是要五点多起，我们去 Chinatown 和九曲花街。



旧金山城建筑在山丘之上，路面不平，有的路就和登山没什么两样。九曲花街就是这样一条坡度极陡的街。街上有指示牌，要求所有汽车都必须横过来停放，以免滑下去。到后段，由于实在太陡，向上的道路只好修得曲曲折折，以减小坡度，所以得名为九曲花街。清晨到了那里，四周的静谧与沿街居民的建筑，让我有一种身处思南路的感觉；而半开的日光和早

晨的雾，又为之增添了几分神秘。一边的电车上，美国司机向华人清扫员用中文问好，熟悉的中文，特别清晰。

看完了，下坡，已是早晨。雾散，人也多了，热闹了起来，早晨的气氛不再。我们去 Chinatown 吃早饭。



旧金山的 Chinatown 可以说是最早的 Chinatown 了，中国文化的氛围，在这里也展现得最完整。比之 New York 的 Chinatown，这里要干净得多，也古朴典雅得多。不过导游领我们去的早餐店，似乎也秉承华人一贯的作风，挖空心思地赚我们的钱。结帐一算，早饭每人居然花去近五块钱，连茶水也算每人一块。想起来刚坐下的时候，服务员给每人倒一杯茶，原来竟是陷阱。

吃完了，出去走走。其时 Chinatown 的许多店面还未开门，街上比较冷清。一处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两栋相邻的房屋，一边挂五星红旗、另一边挂青天白日旗；写有“礼、义、信、孝”的庙门背后，是参天的高楼。多元文化在这里共生融合，相映成趣。

九点半，我们吃饱看足，上车，回 Los Angeles 去了。虽说是旧金山三日游，实际上呆的时间，也就不足一天而已。

在路上，导游说着说着，向我们谈起自己的经历。她看起来二十几岁的样子，实际上快四十了，这令我们大为吃惊，不敢相信。她是香港人，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美的，先是端过十二年的盘子，尔后在赌场发过两年牌，最后在旅行社当了四年的导游至今。美国大学毕业，但出路不怎么好；只好靠自己的双手，每件事从头做起。看她流露出的表情，似乎本性并不爱说爱笑；应该是为职业所迫，最终练成了这样一套本领。她说自己以“年轻有为”作为自己导游的招牌亮相，然而我却感到一丝心酸。每个在美中国人背后，都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吧。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们回到 Los Angeles 的旅馆。明天，也就是 1 月 11 日，我们在美的最后一天，去 Disneyland。

第五节 Disneyland

Disneyland 是在 Los Angeles 的近郊，相距六七公里左右。这次换了个导游，是个台湾人。从上车开始到下车为止，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介绍 Disneyland，计及开车接其他游客，整整三十分钟，嘴巴一直都没有停过，实在叹服。原来这里的 Disneyland 是全美最早的一个，Florida 的那个是后来建的。虽然没有后者大，但是历史却是久远得多。在传统的 Disneyland 对面，现在又新建了一个加州园，主题在加州的风景名胜，三天之前刚刚开放。

那天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但是在凌晨五点下了一场暴雨之后，却云开日出，成为晴空万里的出游绝佳天气。也正因为天气预报和实际情况的巧妙配合，使得我们在到达 Disneyland 门外的可停 9 万辆车的停车场之后，居然发现一辆车也没有！



这下爽呆了！汽车舒舒服服地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我们下了车，上了 Disney 的专用进园铁轨小车，至此开始，卡通的气氛就扑面而来。我们坐的车是卡通式的；而坐在我们对面的导游，也兴致勃勃地谈起花木兰这部 Disney 动画片来。他是深通中华文明的人，Mulan 在他的口中，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中国传统的忠、孝、礼、义在这部动画片中体现，许多美国人对此深感兴趣……”言谈之中颇为自豪，让我们也跟着热血沸腾起来。





不知不觉地，我们来到了乐园正门。看了看时间，大约九点五十，离开园时间还有十分钟。大家检票进门，正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天的时光。Disneyland 是一个大的主题公园，里面有许多小的主题，只要付了\$49 的门票，里面的设备可以随便乘坐。夺宝奇兵值得一试，惊险刺激外加出乎意料；加勒比海盗相比之下虽然有些平淡，然而创意颇丰，同时我也对在那么小的地下能够营造出那么宽大的场景感到吃惊，深蓝的天空就像是真的一样；丛林探险则有逼人的现场感，我们在河中漂流，解说员口若悬河，与之密切配合的，是在“丛林”中突然探出头来的各种生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卡通城，远远望去，全是卡通风格的建筑，恰与背后的蓝天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绝对让人拍案叫绝！走近看，所有的房屋都歪歪扭扭，但都歪得恰到好处，超级可爱。众多建筑之中，有一栋是 Mickey 之家，还有一栋是 Minnie（男米老鼠的女朋友）之家，我们去了 Minnie 之家，里面的陈设件件经过动画化、可爱化处理，连男生都禁不住多看几眼，要是女生的话，估计就会双腿一软出不来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公园里所有排队时用的栏杆、废物箱、男女厕所的标志、等等，都有卡通的色彩，并与所属的设备相配。比如，绝不在丛林探险的门面使用铁栏杆，而是用木制。主题公园的“主题”被彻头彻尾地贯彻了下去，让任何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有一种代入感。



正要可惜园内的过山车因正在整修，没能去成的时候，导游露出一脸的坏笑：去对面的Disney加州主题公园吧，只要再付\$10，里面的过山车随便乘！我们兴冲冲地过去了，先是吃了顿午饭，十二块钱的汉堡，两个人分着吃^^；接下来去看球幕电影，真正的半球围绕在我们周围，现场感极强。接下来就是从漂流开始了过山车的漫漫征途。导游驱使着我们，从上下两层轨道的“小火车”乘到垂直兜圈的“大车车”，坐在椅子上被离心力乱甩的“桔子”，还有带乘客极速上升的“升楼机”，就差跳楼机没乘过了。那不是因为不敢乘，只是因为没有而已。听着导游鼓动性的言辞，一边的小女生也上了，四人大男人没胆子也得豁出去，任凭折腾；下来了，还要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充好汉，对着导游吹自己如何如何，然后打肿脸充胖子，继续下一次考验。刚刚喘了口气，以为折磨人的玩意儿都玩完的时候，导游再带我们去乐园里的小Hollywood，里面有一个Tower of Terror，号称是电梯上上下下的把戏，蛮简单的；进去一看方知不妙，中计了，原来跳楼机在这里啊……呜呼，以后再听到大家静默地坐着，齿轮“轧轧”地响，看到自己坐的漂流艇或者车厢或者电梯徐徐上升的时候，就会浑身发抖……

总算是结束了，买了些礼物，天色渐暗，回车上。我一边走，一边还不时回头看看，似乎还有些留恋这里呢。



第六节 尾声

回去的路上，导游不仅让我们见识了他的幽默感，也让我们见识了他一颗虔诚的心。车上有一位从北京来的游客，她父亲身患重病，自己想做些事，却又不知如何才能有所助益。导游是佛教徒，他竭力劝导，为她念经诵法，并抄了一段经文给她，让她每日诵念。

汽车在送走了其它的游客之后开回旅游社的总部。我们吃了一顿三菜一汤仅\$4.25 的经济实惠的中国菜之后，导游就径直把我们送到 Los Angeles 的 LAX 机场，这一路，我们是伴着经文，在录音机中一路念诵而来。他说这是每天的功课，不做不行。虽然我不信佛，然而

听到这纯中国味的悠扬曲调，也不自觉地静下心来了。

渡人，就是渡己吧。



到了 LAX 机场，我们和导游话别。总算是结束了。我整理一下自己有一些激荡的心。这一场，五个月，够长的；兜里的美元，也就只剩下\$7了，该回家了。

LAX 机场就如同我们 8 月份飞来的时候一样繁忙；然而八月时的心，却远远不能和现在的相比。

这是一切的结束；不过，也应该是一切的开始吧。我自己，也应该有所改变。

下一站：中国，上海。

田渊栋 于 2005 年 9 月 9 日